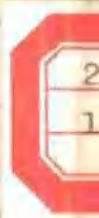


俄羅斯源流考

李 定 一 譯

正中書局印行



THE ORIGIN OF RUSSIA

俄羅斯源流考

Henryk Paszkiewicz 著

李 定 一 譯

正中書局印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四十五年六月臺初版

俄羅斯源流考

全一冊 基本定價壹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Henryk Paszkiewicz

譯者 李 定 一

發行所 溫 崇 信

發行所 正 中 書 局

印刷所 正 中 書 局

海外總經理 集成圖書公司

(臺灣臺北市衡陽路二十號)
(香港九龍彌敦道五八〇號E)

(3319)

內政部登記證 內警臺業字第一〇四號

譯者序

侵略者向四鄰蠶食鯨吞時所最常採用，也最能有效地朦混世人耳目以掩飾其侵略行徑，並加強其侵略效果的方法，莫過於偽造歷史。他們的慣技是曲解歷史事實，虛構歷史傳統，用以眩惑世人。他們向外侵略時，便可憑藉這些莫須有的歷史傳統而解釋爲「收復故土」或「民族統一」。

自大彼得（Peter the Great）以來的俄國，一直以侵略他國爲國策，其最有效的武器便是所謂「大俄羅斯主義」與「大斯拉夫主義」的宣揚。在這種口號下，凡是俄羅斯人（Russians）都應該統一在一個政府之下，凡是斯拉夫人（Slavs）都應該聯合起來。因此整個東南歐都應該受聖彼得堡（St. Petersburg 今更名 Lenin-grad）統治。現在的赤俄，更是變本加厲，利用這種歷史的與民族的「傳統」，去作它統治「國內」各弱小民族以及奴役東南歐與波羅的海各小國的藉口。

這些侵略者的宣傳究竟有沒有理由，有沒有根據呢？有的，因爲他們有異口同聲（包括絕對大多數的西歐學者）一致相信的「確鑿」的史事作根據。按照他們（其實也即是以往大家所深信不疑的）的說法：「俄羅斯」一辭，是由「露斯」（Rus）所演變成，遠在九世紀時，露斯人即已遍佈東北歐與東南歐，包括巴爾幹半島，波蘭與捷克等地在內。露斯人即斯拉夫人，在九世紀時即以基輔爲中心而建立國家。所以俄國有此「權利」，也有此「義務」要統一所有歷史上露斯人所居住的地區，他們現在進佔這些地區，不過是「收復故土」與「民族統一」而已。

但歷史的真相究竟如何呢？亨利克·巴茲克維慈教授在他的俄羅斯源流考一書中，替我們提出了正確的答案。

巴茲克維慈教授係波蘭人，僑居英倫多年，爲研究俄國古代史權威。所著俄羅斯源流考，共計十三章，亦即十三篇精確周詳的考證文章。全書約四十萬字，運用俄國、波蘭、立陶宛、阿拉伯、拜占庭、德國等國原始材料，配合語言學、考古學與人類學等各方面專門知識，並參證以近代諸家研究俄國古史的著述，將俄國數世紀以來所偽造歷史的真相，揭露於世人之前。該書雖然是純粹學術考證性質，但當今日正而臨俄國嚴重威脅全人類自由生存的時機，揭發俄國欺騙世人的謊言，確也有助於自由世界抵抗侵略的努力。因此願意將之譯出，以供國人參考。惟全部篇幅過鉅，引文與註釋太多，所以採取縮編方式，這自然是不得已的辦法，希望讀者原諒。

在這一本書裏，著者首先（第一編）證明自十世紀以後，「羅斯」這個名辭，是泛指東歐方面信仰東正教者的通稱，絕非一個民族的稱呼。其次說明「羅斯人」與東斯拉夫人之間的關係，證明屬於東斯拉夫的部族數目很少，最初的「羅斯」泰半是諾曼人（Norman），亦即基輔國的統治階級。並將東斯拉夫各部族散佈的地區確定，證明他們的疆域狹小，所謂「烏克蘭人」根本是波蘭人。在第二編裏，著者將諾曼人統治東斯拉夫人的實情作一述敘，證明俄國最初的國家組織是由異族完成的。然諾曼人的人數很少，何以能統治衆多的東斯拉夫族以及廣漠的東歐地區呢？著者爲了證實這一樁史實，乃在第三編中將立陶宛人統治東斯拉夫族約兩百年的經過情形描述出，從少數立陶宛人如何征服並統治東斯拉夫族的事實，以推測當年諾曼人征服並統治東斯拉夫人的情形。第四編的主旨在闡明所謂「大俄羅斯人」的本源以及莫斯科大公國興起的真相。在這一編裏，著

者證明莫斯科地區本是芬蘭人的領土，所謂大俄羅斯人，是由五分之四的芬蘭人及少數諾曼的統治者所組成，東斯拉夫人不僅不是主體，而且不足輕重。最後指出莫斯科及其附近的各國諸侯（諾曼人），在蒙古人統治下，如何盡量壓榨其屬下的芬蘭人，並假蒙古人的虎威以鎮壓芬蘭人的反抗，以及莫斯科的大公爵們在蒙古人的羽翼下勃興的經過。最後巴茲克維慈教授說：

自彼得一世以後被稱為「俄羅斯」的莫斯科國，此後數世紀以來便不斷擴張領土，兼併異族。然其達成野心的工具，不外是利用國際上兩個習而不察的術語：即露斯教會與斯拉夫語文而已。

這個與蒙古勾結，而復利用東正教仇視公教情緒的矛盾而勃興的強國，與西歐文化並無關係，也沒有共通的歷史文化傳統。數百年來，雙方在習慣上與觀念上均有冰炭不相容的歧異。他們那種崇拜統治者絕對權威，以恐怖統治庶衆，奴視平民剝奪其本來語文與種族名稱而妄冠之以「大俄羅斯人」的稱呼，欲用之以爲侵略工具的種種切切，卻都使西歐人士深受矇騙，習焉不察，貽禍匪淺！

這些一針見血的警語，不僅我們應當瞭解，還應該由是而反省，特別是當前領導自由世界抵抗俄帝侵略的各國政治家們，更當三復此言。

翻譯之難，想來大家都知道，縮編更難，自不用詳陳。縮編外文純學術考證文章，祇能算其一個很冒險的嘗試了。譯者才疏學淺，而作此極艱難的工作，其結果自難如意。故本書謬誤之處，至盼讀者不吝指正，謹先致謝忱。

李 定 一

民國四十五年五月 臺北

著者序

本書敘述九世紀到十四世紀期中的露斯（Rus）歷史。那一個時期及後日東歐史籍中常常使用的「露斯」這個名辭，在西歐的語文中尚找不出一個與此辭含義相似的字眼。十八世紀時纔最後形成的一個與莫斯科有特殊關聯的「俄羅斯」（Russia）一辭，與古代露斯的含義完全迥異。英文中的「俄羅斯」，法文中的「露西亞」（Russie）與德文中的「露斯蘭」（Russland）等名辭，是泛指十世紀到十三世紀的基輔國（Kievan State）十四世紀到十七世紀的莫斯科大公國與十八世紀到二十世紀自大彼得（Peter the Great）以後的帝國。這種含混不清的稱呼引起許多歷史上的錯誤概念，並產生一種極其淆亂視聽困惑人心的觀念。倘若這個名辭的含義能夠確切化，為國際所共通瞭解並採用，則歷史研究工作上將省卻許多不必要的糾纏。著者及若干史學家都曾為克服這方面的困難而作過努力。本書書名因為「露斯」一辭並非大家所通曉，也祇得採用「俄羅斯」這個欠穩妥的名稱。同時，Russian一字是用作「露斯」的形容辭。

「露斯」一辭的含義，隨着時代變換而改變。本書「第一編」即將該名辭在十世紀末葉到十三世紀初葉那一段時期中的含義確切指出。「露斯」的定義確定後，再以此為基礎追溯到九世紀與十世紀的歷史（第二編）。然後再就十三世紀與十四世紀東歐的歷史作一檢討，研究立陶宛歷史（第三編），以及莫斯科歷史的真相（第四編）。

舉凡有關我們所討論各問題的史料與著述，無不竭力蒐羅參證。關於研究「露斯」原起最重要的一部史

書是十二世紀初年一位基輔克普提修道院 (Crypt Monastery) 的修道士勒士脫 (Nestor) 所撰的稽古錄 (The Tale of Bygone Years, Povest Vremennykh Let)。

與這個問題有關的歷史著述，更是汗牛充棟。然意見紛紜，莫衷一是。不僅敘事有出入，甚至基本問題上也各執一說。諸如「羅斯」之原起，魯力克 (Rurik) 王朝之家世，稽古錄之可信否，莫斯科勃興之原因，蒙古人統治東歐之評價等等問題，各學者之間都有極熱烈的爭辯，各種不同的意見尖銳地對立着。本書都一一將之陳述於讀者之前，並批判其正確性。

亨利克·巴茲克維茲 (Henryk Paszkiewicz)

西元一九五四年五月 倫敦

目錄

譯者序

著者序

第一編

第一章 「露斯」一辭的真義（九八八——一二三七）……………一

稽古錄的可靠性——討論「露斯」的各種著作——各學者的聚訟紛紜——「露斯」的地理上的含義——「露斯」的宗教上的含義——露斯民族

第二章 東斯拉夫人……………一二

東斯拉夫各部族及其疆域——稽古錄所列舉的各東斯拉夫部族——基輔的宗教信仰——奧耳伽與弗拉地米耳的皈依——東歐基督教的發展

第三章 聶伯河與布格河區域的居民……………二七

近代史學家與稽古錄對東斯拉夫部族數目的歧見——烏里奇人與提維爾地人——克羅提人——布格河流域的種族——東斯拉夫人西面的疆界——喀爾巴阡山那邊的露斯人

第四章 波蘭古史上的一「露斯」問題……………三九

十世紀時孟斯特河與布格河上流的情況——波蘭境內的斯拉夫教會——波蘭東部的露斯教會——波蘭人的宗教派別——十二十三世紀波蘭與赫利茲弗林尼亞的關係

第二編

第五章 九世紀與十世紀的露斯人……………五三

「諾曼人派」與「反諾曼人派」——學者們的歧見——阿拉伯、希臘以及西歐史籍中的露斯人——露斯人與斯拉夫人

第六章 稽古錄中的露斯源流問題……………六五

勒士脫對希臘人與諾曼人的態度——「露斯」一辭之出現與芬蘭人、斯拉夫人及希芬人對它的採用——希臘教會成爲「露斯」一辭在東歐的傳播者——稽古錄對露斯古史的敘述——拜占庭對勒士脫的影響

第七章 東歐歷史上的諾曼人時代……………七七

諾曼人在東歐的擴張——諾曼人與被征服的人民——魯力克王朝——露斯的首都基輔——諾曼人時代的開始與結束

第三編

第八章 立陶宛古史……………九三

立陶宛人的來源及其疆域——立陶宛與斯拉夫間的疆界——立陶宛人侵入斯拉夫區域——大公國的建立——敏杜伽士與崔頓里士——傑地敏納士朝代

第九章 立陶宛統治下的露斯夫人……………一〇四

傑地敏納士與阿耳吉爾塔士時代立陶宛向東方及南方的擴張——立陶宛與東斯拉夫人的交往——立陶宛與露斯教會——立陶宛人與東斯拉夫人的結合——立陶宛與莫斯科之間的敵對

第十章 波蘭與立陶宛的聯合……………一二〇

約格納即位初期所遭遇的困難——在條頓騎士團與里翁尼亞騎士團威脅下的立陶宛——立陶宛與波蘭的利害一致——東斯拉夫人對立波兩國聯合的態度——諾曼人與立陶宛人在東歐擴張史事的比較

第四編

第十一章 伏爾伽河上的芬蘭人……………一二三

對斯拉夫人在羅斯托埠與蘇茲德耳區域殖民的種種臆測——考古學上的發現——梅耶與維耳兩部族及其疆域——梅耶人的命運——芬蘭人中的斯拉夫語文

第十二章 弗拉地米耳大公國……………一四五

伏爾伽河上的諾曼人——芬蘭人領土上的魯力克家族——育利·道爾哥魯克及其子孫——十二世紀時羅斯托埠與蘇茲德耳區的歷史——克利茲瑪河上的弗拉地米耳與基輔

第十三章 莫斯科的興起……………一五七

蒙古人在東北歐的統治——蒙古人對羅斯教會的態度——蒙古大汗與伏爾伽河的魯力克家族——莫斯科與提維耳間的鬥爭——伊凡·喀里塔及其承繼者——君士坦丁堡與蒙古人對莫斯科勃興的貢獻——大羅斯民族問題

第一編

第一章 「羅斯」一辭的真義（九八八——一二三七）

稽古錄的可靠性——討論「羅斯」的各種著作——古學者的聚訟紛紜——「羅斯」的地理上的含義
「羅斯」的宗教上的含義——羅斯民族

自九世紀到十四世紀之間，在東歐所襲用的「羅斯」(Rus)這個名辭，在西歐的語文中，迄今尚沒有任何一個與之含義相當的字眼去翻譯它。與莫斯科(Moscow)有關聯的「俄羅斯」(Russia)一辭，直到十八世紀纔最後確立，然其所代表的意義與古代的羅斯已迥然有別。英文中的 Russia、法文中的 Russie、德文中的 Russland 是泛指十世紀到十三世紀的基輔國(Kievan State)十四世紀到十七世紀的莫斯科大公國(Grand Duchy of Moscow)及自十八世紀到二十世紀彼得一世(Peter I)以後的帝國。這個如斯其重要的名辭，而其含義如是混淆不清，所以常常引起歷史上的誤解，並由是產生許許多多極其重大的謬誤的歷史觀念，真是影響匪淺！

若干歷史學家，都會因此遭遇到困難。所以澄清「俄羅斯」這個名辭的真正含義，實有必要。

有關羅斯史事的典籍相當豐富，但其可靠性如何，則歷史學家衆說紛紜，莫衷一是。其中最重要，也是各國史家在研究俄羅斯歷史時所奉為圭臬的一部典籍，名叫稽古錄(Povest Vremennykh Let)，是十二世紀時基輔(Kiev) 克里普提(Crypik)修道院的修道士勒士脫(Nestor)所著。是一部紀年體的史書。這部書所記載史事的真實性如何，是值得研究的。

格里科夫 (Гриков) 認爲「稽古錄」是一部鉅著，就十一世紀或十二世紀的讀者而言，它敘述其本國當代及過去生動的故事，記載其祖先創業維艱的史跡。就史學家而言，它是一部體例劃一的史料，雖然不夠完全，但卻是羅斯早期歷史的一部翔實的記載。勒士脫雖然不是一個詩人或第一流的敘事能手，但博文強識，能運用其本身的特長。他不僅蒐集過去的史料，並經常與其同時的人物接觸，這些人都是當時歷史的創造者，他們用私人談話或供給事實的方法協助勒士脫。而勒士脫又能精辨事實，脈絡貫通，以編修其史書」。

這不過是格里科夫個人一時的意見而已。在另一篇文章裏，他對稽古錄卻作了與上述意見完全相反的批判。他說勒士脫「這位紀年史家，無疑地祇是代表某一個階級，有他自己的偏見，並在企圖追求某些政治目標。我們對於這部紀年史中的史料，要嚴加謹慎纔對」。 格里科夫對勒士脫根據他自己的政治觀點而選擇史料以敘述的基輔國建立的歷史，尤表強烈的反對。總而言之，稽古錄是不可信任的。

目前一般史家貶抑基輔紀年史 (Kiev Chronicle)，認爲必須「修改」已成定論。泡柯羅夫斯基 (Polevsky) 甚至苛評勒士脫的著作祇不過是一張新聞紙而已。若于學者對稽古錄的批評，總不外是說它充滿顯然前後矛盾的史料，因之認爲毫無信任價值。初視之，似乎確是如此，但進一步研究，卻又不然。

十四世紀到十七世紀的許多紀年史，都以稽古錄爲藍本。後世的學者一定認爲它具有特殊的價值，纔會輾轉抄寫。現代歷史學家對基輔紀年史的輕蔑，剛好與接近勒士脫時代的人之態度相反。他們由於讚賞勒士脫的高明技巧，都毫不思索地將勒士脫的著作包括到他們自己的作品中去。稽古錄之能如此受後世史學家重視，決非偶然。

通常都假定（也是事實），十一世紀末葉以前，茹伯（Dieker）河流域已經有一些紀年史存在，勒士脫將那些古史彙輯成書，他的工作不過是集以往史書之大成，爲後世史家作承先啓後的功夫。疑懷稽古錄的歷史價值，也就傷害了那些撰寫於勒士脫以前的典籍。

勒士脫確爲一博學而復謹嚴的史家，他雖爲修道士，但能超脫修道院的窠臼，讀者均驚佩其豐富的史事與淵博的地理知識。他很勤勉地蒐集史料並加以運用。近代史家薩馬托夫（Shakhmatov）蒐集了許多有關希臘文學的史料，而勒士脫卻都已閱讀過，加以他還有直接口述而得的資料，讀者很可憑自身的眼光去判斷何者得之於正，史何者是道聽塗說。

當時文字的記載很稀少，稽古錄中一定包括了很多口口相傳的逸聞軼事。我們不知道勒士脫什麼時候開始著述，如果是在他的晚年纔動筆撰述，他一定有很多個人的見聞以及訪問他人的機會。即令是在較年輕時開始工作，也能自見聞廣博的老人口中得到歷史事實。這種途徑可以直接間接地保留五代人的歷史，也就是說勒士脫的見聞可包括十世紀末年到十二世紀初年的一段時期（他自己活了九十歲）。

稽古錄的史料價值是不容置疑的，特別是第九世紀中葉以前的記載。最足令我們驚奇的是何以其後的史家都毫無保留地接受勒士脫的敘述與觀念，很顯然是他們認爲這部書很明確，不再自作聰明。

爲了解決這個最根本的問題，我們必須要從考證稽古錄中所用的字彙、名辭與詞句着手。如果這個方法能獲得滿意的結果，如果能證明其前後一致，並無曖昧不清的解釋，則我們對稽古錄評價就得大加修正。

現在讓我們開始研究「露斯」這個名辭。關於露斯的問題多年來均使史學家受到困惱。布魯克納（Bruckner）

olner)曾說過，「誰能對『羅斯』一辭下一正確的定義，誰便能得到它早期歷史的樞紐」。研究這個問題的事者頗不乏人，但各人所得的結論卻是形形色色地不同。這完全是由於研究方法因人而異的緣故。著者認為我們至少應該暫時先拋棄以往各家對羅斯的各種推測，先自我們的材料中求得穩妥的論點，再去作進一步的探討。循此途徑去作研究，則最重要的時期約有二百五十年，即自大弗拉地米耳(Vladimir the Great)的皈依東正教(Orthodox)(九八九)到十三世紀蒙古人入侵的那一段時期。在稽古錄中，我們也採取最古這一個時期的材料，因為這是被後世摻雜贗偽最少的一部份。

在那個時代中「羅斯」究竟是什麼呢？

茲舉例證以解答之：(一)一一五二年基輔王子伊茲雅斯拉夫(Iziaslav)與匈牙利國王相會，「他們去了國王歸匈牙利國，伊茲雅斯拉夫去到羅斯地方」；(二)一一八〇年「斯弗雅托斯拉夫(Svyatoslav)從羅斯進軍到蘇茲德爾(Suzdal)」；(三)一一九三年「斯弗雅托斯拉夫遣使告知魯力克(Rurik)現在到羅斯來，魯力克即率軍到羅斯」。紀年史中已說得極明白，羅斯是一個地名，是基輔的領土。同時更可根據史實證明羅斯地區包括基輔、塞里荷埠(Chernihov)與柏利雅斯拉弗耳(Pereyaslavl)等三個主要城市。

那些地方是不屬於羅斯的？

在那些紀年史中，有許多關於魯力克的後裔及宗教上的要人從其本國到羅斯，或從羅斯他適的記載，從這些記載中，我們可以致證出確切的結論：

(一)赫利茲(Holiez)與弗林尼亞(Volynia)不是羅斯境地。因有赫利茲的商人如果不准離開本地，露

斯全境都有斷壁之虞的記載。

(二) 羅弗哥諾 (Novgorod) 不是露斯境地。

(三) 伏爾伽 (Volga) 河區域的羅斯托埠 (Rostov) 蘇茲德爾、克里雅茲瑪 (Klyazma) 上的弗拉地米爾等地，都不是露斯的境地。

(四) 雷撒 (Ryazan) 與姆隆 (Muron) 等地不是露斯的境地。

(五) 斯摩稜斯克 (Smolensk) 與波羅提斯克 (Polotsk) 等地不是露斯的境地。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那許多紀年史家所提到的「露斯」一辭的含義，是極其清楚明白。所有的史料都證明露斯是一個地名，它所包括的區域也極其有限。

無疑地，露斯的地理觀念是源起基輔，基輔是政治中心。勒士脫敘述許多芬蘭及波羅的海的部落「向露斯進貢」，其實是向基輔國進貢。當勒士脫強調那些地方向露斯納貢時，也說明那些地方並非露斯疆土的一部份。除掉地理與政治的意義外，露斯尚有宗教上的含義。「露斯的」(Rus'skii) 大主教是東正教的領袖。露斯一辭簡直與信仰不可分離。弗拉地米耳宣布了一個很重要的「教會律令」，將東正教在「全部露斯」建立起來。「露斯境內都是基督徒」。按照當時的意見，魯力克家族的王子們，能夠戰勝非教徒，特別是制勝異端者，便是露斯的基督教之保衛人，就應該成為露斯政治上的最高權威者。

露斯這個字即代表基督教，簡直就與基督教同一意義。上帝因露斯有罪而降天譴，因露斯有德行而降福澤。稽古錄中常常出現的另一辭句：「露斯之地」(Land of Rus)，其含義與露斯相同。它代表生息着露斯的